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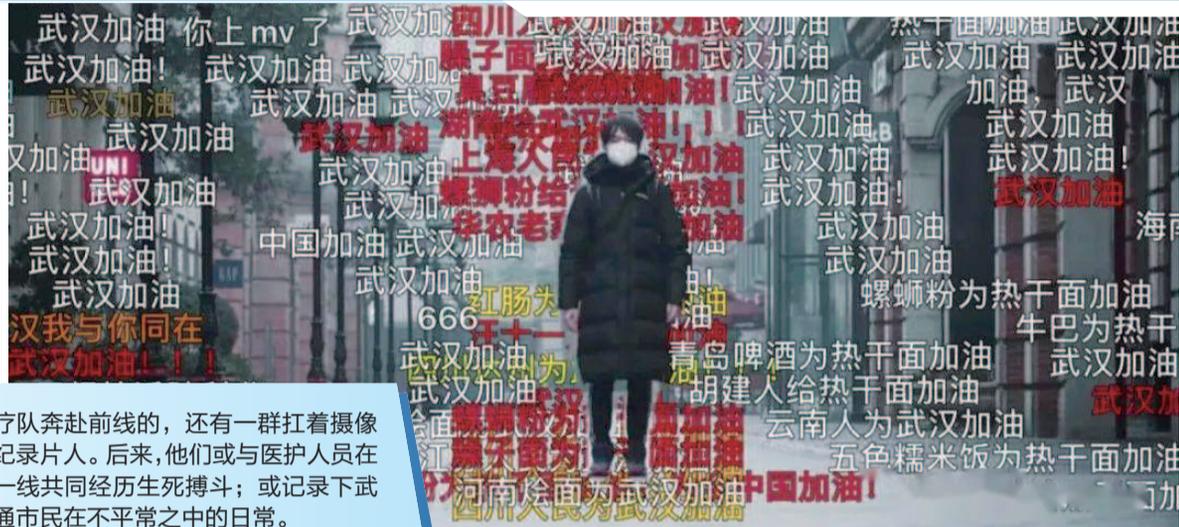
2020 上海国际电影节

特别报道



记录不平常之中的日常

上影节金爵电影论坛听抗疫前线纪录片人说说心里话



非常影响

1月23日,武汉封城,人们在遭遇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之时,迎来了一个最不平凡的新年。大年三十晚上,跟随着各地援

鄂医疗队奔赴前线的,还有一群扛着摄像机的纪录片人。后来,他们或与医护人员在救治一线共同经历生死搏斗;或记录下武汉普通市民在不平常之中的日常。昨天,这些纪录片人一同走进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,分享他们在抗疫前线的所见所感。

到风暴中心去

面对突发的疫情,新闻调查记者出身的范士广,最本能的反应就是“我要去新闻的中心,我要去告诉大家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”。此前,由他任总导演的纪录片《人间世》曾引发过广泛的社会关注。在武汉近一个月的时间里,包括导演范士广在内共13人的摄制组采访了上海援鄂医疗队的近百位医务人员,记录着重症病房里的生离死别。范士广说,那是一段纯粹又珍贵的时光,“我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守望

相助,非常感动而且非常怀念。”最终他们将逾三万分钟的素材,剪辑成四集160分钟的纪录片《人间世·抗击疫情特别节目》。今年5月播出后,引起了热烈反响,豆瓣评分高达9.4分。

沉入社区取材

作为获得过荷兰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大奖的资深纪录片导演,范士广有过拍摄重大事件纪录片的经验。不过,与2008年深入地地震创伤第一现场不同,这次3月去武汉,范士广有意选择“往后退一步”。“在疫情之下,武汉人的生活日常是怎样的?人的关系又如何被影响?我选择去社区,这反而给了我更大的空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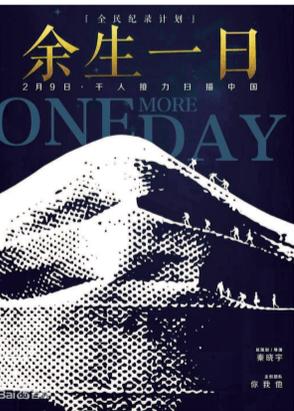
百步亭社区的三户人家最终成为《被遗忘的春天》的主角:蔡大姐迎回了新冠痊愈的老伴,女儿为她补过生日,也庆祝父亲出院;黄冲患肾癌已经三年,遇到疫情去医院治疗变得困难重重,他想好好活着;社区副书记陈琦临危受命成为负责人,她没日没夜地为社区服务,但遇到了很多不理解,偶尔情绪失控朝儿子发火……人物细腻的情感、家

庭浓厚的关系以及疫情下的武汉日常徐徐道来,镜头节制,却叫人百感交集。

人人都在书写

与范士广和范士广的专业出身不同,武汉小伙子林晨用手机和无人机拍摄创作的系列短视频《武汉日记》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纪录片,没有完整的故事线,还有一些非常主观的自我介绍,但他在武汉“封城”后的第一个星期,为我们真实呈现了当时武汉的超市、商圈、道路交通、医院等情况。视频上传后,很快被人民日报等大量转发,引来热议和追捧。

导演秦晓宇正在制作中的全景式纪录片《余生一日》像一束聚光灯,照耀出每个人的喜怒哀乐。今年2月9日,在大象纪录的号召下,许多人拿起手机、相机或是摄像机,拍摄了自己独处,或与家人、恋人、同事在一起的生活片段,来共同完成这部影像日记。最终,导演秦晓宇等主创共收到了3000多份投稿。“大家突然觉得,原来我记录的生活是有意义的,它就是历史本身,原来我就是个历史的书写者。” 首席记者 孙佳音



记者手记

昨天的金爵论坛现场,有一个人,有些特别。导演竹内亮是地道的日本人,他曾经为NHK和东京电视台拍过不少纪录片,尽管这个“中国女婿”2013年随妻子从日本移居中国南京,但他带来的纪录片《好久不见,武汉》预设观众不仅有中国观众,还有日本乃至全世界的观众,这使他在自己的

全民记录

□ 孙佳音

影片里总是不断在中文和日语间切换表达。竹内亮曾在微博写下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初衷:“我的日本朋友对武汉有很多偏见。我作为住在中国的外国人,作为纪录片的导演,特别想去拍武汉,想给全世界介绍真实的武汉。” 他与中国的纪录片导演也有相当默契的地方。竹内亮在微博发起招募,然后从一百多个报

名者选出了十个人和十个故事。中外导演面对这场至今肆虐全球的疫情,抛弃了跌宕起伏的情节,更多关注平凡个体的真实感受。感谢他们,用一个又一个或无奈、或哀伤、或疼痛、或温暖的生命故事,为我们拼出一个完整的、立体的、真实的武汉,从凛冽的冬天,一直到蓬勃的春天。

柏林国际电影节“金熊”在手的刁亦男、在导演、表演、编剧、监制等各个工种上均有多部代表作的徐峥、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李少红、捧走过金爵奖杯又带着监制的新片《风平浪静》杀人本届金爵奖官方入选片单的黄渤……台上最年轻的吕星辰也在九年前就早早获得过金爵奖“最佳女演员奖”的殊荣。这些业已成名的资深电影人,昨天下午齐聚“青年电影沙龙”,只为了跟青年导演,说说心里话。

好监制 很重要

刁亦男、徐峥、李少红、黄渤一字排开,他们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创投项目、亚洲新人奖等活动的常客,近年也都担任过新人导演作品的监制。刚一落座,李少红就表明观点,她说找到一个好监制是电影质量和创作效益的保证。徐峥对此非常认同,他觉得拍电影的过程总会碰到很多问题,“刚入行的导演很需要监制的辅助。一部电影从前期开发到后期发行,整个过程是一个非常长的链条。对年轻导演来说,他非常需要一个懂得制片流程同时又理解他艺术追求的监制。”演员、导演黄渤近年也当起了电影监制,他发起的“HB+U”新导演助力计划,就是希望为优秀青年导演提供优质的平台和资源。谈起为何要扶植年轻导演,黄渤说:“因为扶植一个年轻导演,就等于扶植一帮年轻电影人。比如当年的宁浩,他们都会慢慢成为行业的中流砥柱。”

监制好 不容易

与他们相比,刁亦男导演说自己是吃饭喝酒喝茶提提剧本意见,就“稀里糊涂”地给《平原上的摩西》当了监制。“既然做了监制,就要对剧本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,但也不能以你

的角度来替代导演,还是要看他是什么路数。”刁亦男其实几乎跟完了这部电影近半的现场拍摄,这期间这位新监制还出了不少经验,“又要照顾导演的感受和自尊心,又要把有问题的地方尽快指出来,这个分寸不好拿捏。”经验丰富又“狡黠”的徐峥说:“我觉得电影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产品,一个真正的好监制,得知道怎么跟每一个不同的年轻导演去工作。我会准备一张表,你希望监制帮你做哪些事情可以打钩选择。”

听内心 不要急

“青年导演大部分都在经历焦虑和失意的状态,毕竟获奖的只有那几个人,我也经常经历这样的时刻。”作为本届电影节创投单元的评委会主席,刁亦男恳切地鼓励那些怀揣梦想却暂时失落彷徨的年轻人,“来到创投寻求投资以外,更重要的是,在这里有个思想交流的平台和空间。”

不过还是会有一些新人导演流露出急功近利来。徐峥直言不讳地表示,当下很多年轻人并不具备做导演的资格,“经常会遇到一些年轻人,写了几部剧本就想要当导演。但作为导演来说,他在现场的时间根本没待够,怎么协调工作都根本不知道。”

首席记者 孙佳音

电影「老人」来「青年沙龙」干什么



徐峥在青年电影沙龙